

## 广东文艺职业学院图书馆原馆长黎向群

## 父亲是我书法史研究和创作的引路人

父亲是我的启蒙老师,也是我走上书法史研究和创作的引路人。

我出生在一个革命干部家庭。父亲生前是离休干部,曾任湛江市郊区委员会常委、宣传部部长,后来任副区长,分管文化等工作,离休前任市人大常委会主任。我缘于家庭和人文环境的原故,从小有机会接触到父亲身边的文学艺术界朋友,受父亲和艺术家们的影响,从此,我喜欢上文学、历史、哲学和书画篆刻艺术。

记得我刚上小学一年级的時候,父亲作为宣传部部长,经常到基层开展宣传教育,工作繁忙,几乎一个月才回家一趟。那时,每家每户都在大门用类似对联形式,用红色油漆打底,用黄色油漆书写内容,通常采用宋体或黑体字。有一天,我父亲让同事用红色油漆打好底色后,他左手抓住黄色油漆罐,右手握着毛笔沾上油漆,大笔挥写。顷刻,“朝气蓬勃,吐故纳新”八个黄灿灿的草书大字跃然眼前,

我当时看不懂,便问父亲:“这是什么字?”答曰:“我写的是草书,是学怀素的。怀素是唐代的草书大家,我喜欢他的草书。但初学者,要先从楷书入手,有了基础,才能转学草书,否则是会走弯路的。”草书是一种气韵生动活泼、龙飞凤舞的字体,这是我对书法的第一印象。

我父亲本身喜欢写字,因此,他要求我从小就要写一手好字。写字先从正书入手,一笔一画都要写好,不能马虎虎。还对我说:“字是一个人的门面(形象),字有字相,是讲究气质的。”我上小学的时候,他经常检查我的写字作业,发现我有的字写得不够端正的时候,及时指出,并亲自示范。我很幸运,就读的湛江市十五小学和湛江一中,都非常重视学生写字课。三年级便开设毛笔写字课,每周一节,学校发给我们的是描红、双钩字帖,因此,我习字是从描红开始的,当时练习的都是现代大家沈尹默、李天马、麦华三的楷书字帖。



父亲获得的奖章

到了五年级,我的语文老师罗寿年反对学今人的字帖,他通过熟人关系找到书店主任,从仓库里找到欧阳询《九成宫》的字帖给我们摹写,使我真正明白到“取法乎上”的道理。

我上中学时,在语文老师沈树芝的指授下,对书法艺术产生浓厚的兴趣,每天做完功课,便展纸磨墨,以临摹欧阳询《九成宫》、柳公权《神策军》碑帖作为日课。还与杨欣、辛小江同学切磋书艺。父亲发现我对书法有兴趣之后,他拿我的临作给老书法家陈培计先生批改,并

介绍我认识。他的好朋友陈周尧先生经常到我做客,也为我指点迷津。当时纸、笔、墨、砚等文房用具非常匮乏,父亲或其同事到北京、上海、杭州、广州等地出差,便为我购置文房用具及碑帖,为我学习书法提供良好的条件,打好基本功。

父亲去世前两年,我应湛江市博物馆之邀,举办了“汉风晋韵——黎向群书法学术展”,这是我离开湛江十多年后的首次个展。他一早在家人的陪同下,手持着拐杖,步履维艰到达开幕式现场,在湛江市文联原主席余伟民的陪同下,一幅一幅作品、一本一本著作、一篇一篇文章都在细致地观看,流露出欣慰的笑容。

“不忘初心,方得始终。”我的职业生涯四十余载,从公安、企业、协会到高校,一直坚持书法篆刻史研究与创作,出版学术专著三部,这与我的父亲和何绍甲、李滋煊、莫仲予老师的悉心栽培和支持分不开。

## 广东省青年美协副主席兼秘书长张铁威

## 严父的慈爱,我30岁后才读懂

父亲一生很节俭,一粒米饭掉在饭桌上也会捡起来扔进嘴里然后对我教育一番。

父亲对我很吝惜,初中三年级之前,逢年过节的衣服都是他亲手缝钉给我的,尽管样式有点过时老土;父亲一生从未买过一件像样的玩具给我,却不惜从养活一家8口的微薄工资中购买大量的儿童读物给我阅读;父亲唯一给我买的奢侈品便是1985年夏天,我刚踏上工作岗位时,他给我买的那辆100多元的五羊牌自行车,不过还得在我工资里逐月扣还。

父亲一直对我很严。小学四年级前,他已逼我阅读了大量的文学作品:《三国演义》《水浒传》《西游记》《敌后武工队》……每到一处游玩,回来总要我写一篇长长的游记;每逢寒暑假,回乡探亲的父亲总是布置一大堆功课给我,练字、习画、看书、写论文、劳动等

等,如同正规上课一般,这在正是玩耍撒欢的年龄里真有如“坐牢”一般;父亲“批”人很凶,我们一有不良行为或意识,他便会狠狠批评一番;每逢春节,父亲总要开个家庭会议,我们几兄弟总要逐一向祖母道声:“婆婆身体健康,新年好!”才能得到他象征性的红包。

父亲的严厉,一直沿袭到我18岁踏上工作岗位后。我开始对啰嗦的说教有点不耐烦,有时还会“反抗”一下,言语顶撞一下他。由于“严厉”的缘故,我一直很怕父亲,父子之间一直无法像常人一般有说有笑、沟通畅快自如。随着年龄的增长,父亲的说教愈来愈少了,除非重大问题,一般都不召开家庭会议了。80岁过后他的目光也越来越柔和慈祥,时常关切地问我工作、生活、婚姻等芝麻绿豆般的小事。或许以前长期形成的隔阂所致,我总

是不能放怀地与父亲畅谈,每次总是礼节性地应答。每月一二次短暂的相聚过后,我又回到自己工作、学习的地方。父亲80多岁的一生当中,我与之促膝畅谈的时光还真真是寥寥可数。

2004年3月18日下午2时,父亲因患脑溢血,在增城人民医院ICU抢救20天后,一句话也没有留下就永远地离开了我们。父亲去了,我突然发觉心中有太多的话语要向他倾诉。每当夜阑人静,或是我的工作取得一定成绩时,我都要对着父亲的照片默默地向他“汇报”一番。我心里很清楚,严厉的父亲时时刻刻都在关注着子女们的一举一动,点滴的成就都会令他开心不已,即使是他远在天际也毫不例外。随着我们几兄弟的长大成人,并且在各自的学业、工作中均取得一定成绩时,特别是我30多岁有了自己的下一代后,我逐渐

知晓父辈哺育儿女的艰辛,我又逐渐拾起父亲以前的许多教子方法来管教自己的儿子。我逐渐明白:父亲的严厉与苦心,也正是他的最大慈祥 and 怜爱,他没有留给后辈一钱一物,却传授了我们终生受用无穷的好学、独立、坚忍、奋进的谋生技能。

父亲名叫张凌,生前系增城市永和简村小学退休教师,从事乡村教学长达50年,桃李满天下,备受乡里好评。如今,父亲已离开我们多年了,但父亲严厉、勤奋、好学、正直的身影仍时常在我眼前浮现,鞭策我要积极进取、勤勉做事、诚实待人。谨以此文表达对父亲永久的怀念。



张铁威父亲张凌

## 广东省青年美协副主席姚涯屏

## 父亲常教育我说“字是打门锤”

不同于许多人的诗和远方,我每个寒暑假旅行目的地都是老家。暑假回去,无非是偶尔帮着老父亲在院子里浇浇花。父亲乐此不疲,我也就趁机乘凉怠工,后来干脆不参与劳动,只负责赏花了。倒是寒假回去,有件例牌要办的事,至关重要,那就是写春联。

这事关键在恭谨,我要伺候在书桌对面,身子前趋,略向右偏,两脚扎个小马步,双手一前一后拈着纸边,看看父亲写了两三个字了,觑着笔往上提起,就把纸往自己这边拉一拉,估摸着字的大小,或拉两尺,或拉三尺。不可太快,快了容易拉过了,过犹不及;不可太慢,慢了妨碍书写的流畅性,上下不贯气的责任都是我的。候着他一对一对写好了,铺陈满地,我道几声写得好写得好,父亲回几句没写好写不好,我才去搬了梯子,提着纸头,爬上去,比对上下。父亲离门数米站

定,定了位置,我赶紧刷浆糊,次第贴上去,这才算礼成。至于自己动手写,我是一次都没上过场。都说画画的必定写得一手好字,我那笔尊楷,自己都不敢恭维。如今贱内犬子都能在腊月廿九这天写个一对两对,博个大作上墙,我还是滞滞理理在理理,升迁无望。这份懊丧,是我人生一大恨。

这个“恨”,我绝不敢归咎于“子不教,父之过”。父亲自是常教育我说“字是打门锤”,还曾跟我举例说明字写得好的重要性。当年为了能送得起三个小孩读书,他辞职下海。有次押着一车货去广州,那时路风不好,无非是目测疑似超载、车牌沾了泥之类的原因,被拦住要罚款。申辩了几句,罚金直接涨到三千,还要写检讨书。只好先写了递上去。执罚者见了字,竟然问起他来,又得知他曾经做过老师,便只让他交了

三百块,就抬起栏杆放行,也算得上古风醇厚。这个故事简直是“打门锤”的实锤了。道理我也能领会到,也曾想过要下点功夫。然而面临到真要使力气时,我又“油盐不进”了。

父亲只是老家十里八乡写得算好的,自然算不得是书法家,虽然我也见识过写得不如他的“书法家”。除十年前在广州随靳继君先生学过半年外,他并没有专门学过书法。但他年轻时的老师,有几位我有幸见过,那字都是好的。估计这就是榜样的影响了。我不记得爷爷的字写得怎么样,但有件事我还记得。我哥有一年期末考试考砸了,不敢拿通知书给父亲写家长意见,偷偷去请爷爷写。俗话说,爷爷疼长孙,自然一挥而就。写罢,还对我哥说:“如果老师问起来这次为什么写得这么好,你就说是你爷爷写的!”这么想来,爷爷的



姚涯屏父亲在写对联

姚涯屏父亲姚顺兴作品

字应该是不差的了。看来,我常说的姚家读书招牌砸在我手里这句话,是不全面的,写字的招牌也是我砸了。

如今我也为人父了,担心自己这个“书法手艺”传承下去,便延请了先生教犬子练字。现在他拿毛笔写时还知道横平竖直,一到了拿钢笔写作业,就完全是自家路数了。我也苦口婆心地劝他写好一点,说字是一个人的脸面。他也不懂什么“字是打门锤”,还嬉皮笑脸地说这几个字像我写的那几个字也是学我的,我竟无言以对。唉,一声长叹。